

人口革命论

周广庆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92
15

人口革命论

周广庆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口革命论/周广庆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3

ISBN 7-5004-3825-7

I. 人… II. 周… III. 人口学 IV. C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8082 号

责任编辑 冯 斌

责任校对 李云利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北方印刷厂 装 订 桃园兴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插 页 2

字 数 276 千字 印 数 1—5 500 册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田 雪 原

对于世界人口变动和发展来说,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是一段引人瞩目的历史时期。1999 年联合国宣布了两项信息和决定:10 月 12 日世界人口达到 60 亿,还象征性地认定第 60 亿个婴儿的诞生;同时确定这一年为国际老年人年,提出“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主题。这两件人口大事似乎有一些矛盾,然而又毋庸置疑地联系到一起,表明一个人口革命时代的来临。这一年 10 月初,新闻媒体就世界 60 亿人口日采访了我。为了便于理解和记忆,我把中国的属相与世界人口增长联系起来说明:60 亿人口的 1999 年是兔年,50 亿人口的 1987 年也是兔年,40 亿人口的 1975 年还是兔年,表明最近增加两个 10 亿人口的时间均间隔 12 年;30 亿人口日是 1960 年,为鼠年,间隔 15 年;20 亿人口是 1930 年,当为马年,间隔 30 年;而世界人口首次达到 10 亿的时间,大致为 1830 年,间隔 100 年;再往前追溯,从人类诞生 400 多万年始增加 10 亿,呈加速度运动高速开来的“人口列车”的轨迹清晰可见。不过“1999 国际老年人年”信号的发出并将持续闪亮,标志着这列“人口列车”在达到最高时速后开始减速,人口正在经历开天辟地以来的最深刻的革命。

“人口革命”在联合国编著的《人口学词典》中并不见经传,该

词典有“人口转变”(Population Transition 或 Demographic Transition)和“生命革命”(Vital Revolution)二词。前者指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着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再向着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后者进一步将人口转变与工业化、城市化联系起来,同社会经济进步结合起来分析。该词典 1982 年在比利时列日市奥迪纳出版社出版(Ordina editions, Ligeg, Belgium),当时生育率、人口增长率都比现在为高,人口列车正处于全速行驶当中。如今,虽然这列满载 60 多亿的人口列车还是高速前进,但是速度已经减慢下来,情况有所不同。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的 80 年来末 90 年代初以来,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战略会议宣言、报告、公约、行动计划、行动纲领等的颁布,传统的以国民生产总值,为惟一目标的发展观被扬弃,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被普遍认同,全方位适度人口论、稀缺资源论、生态系统论、总体经济效益论、社会协调发展论的提出,理论体系比较完整的论证和阐发,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摆正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可持续发展作为各国承诺的一项国际协议确定下来。就中国而论,自 20 世纪 70 年代国家大力提倡计划生育,切实控制人口增长以来,生育率长期持续下降,人口再生产开始由高、低、高发展类型转变为低、低、低类型,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尽管对于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下降极少数还有异议,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越来越看清楚,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和出生人数的减少,在世界人口生育率和生育水平的降低中起到了莫大的作用,得以越来越多的理解和称赞。仅将近 30 年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出生人数的减少,便将世界 50 亿人口日向后推迟了 2 年,60 亿人口日向后推迟了 3 年。而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国更是第一个履行 1992 年里约热内卢国际环发大会承诺,制定《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12 世纪人口、环境

与发展白皮书》的国家,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我们惊奇地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出生率逐步走低,出生人数也有所减少,更多的国家选择了旨在降低生育水平的家庭计划,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球强有力地推出并且越来越深入人心,人口问题的解决最终纳入可持续发展视野,标志着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的“人口革命”时代的来临。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周广庆博士的《人口革命论》一书的推出使人们耳目一新。他写道:“一场革命,一场静悄悄的、没有刀光剑影、没有隆隆炮声、只是减少了婴儿坠地呱呱哭声的人口革命,正在全世界以各种形式展开。”该书是作者积了7年艰难探索之成果,尤其是从中国传统的分家缺席特殊视角潜心探索的成果。该书从自定义“人口革命”内涵出发,对分家制度的人口、经济影响,如何使古代农民家庭生产规模最小化、生产效率最低化,土地买卖和兼并在“怪圈”中循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分析中,得出“工业革命使人类异化为自然之敌,人口革命使人类归化为自然之友”;从养老保障考察中,提出“养老革命”新概念,主张建立集子女养老、自我养老、集体养老于一体的“老人公社”等,无不闪烁着作者创造性独立思维,具有难能可贵的创新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我乐于为之作序。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该书观点完全正确,我们也不能要求一本书所有观点都那么正确,尤其对青年学者;而是要倡导一种精神,一种认真积累资料、潜心研究,经过长期思考认真真做学问的精神。中国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具有研究人口以及与人人口相关问题的生动舞台,难道我们的年轻学者不应该作出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吗?

序 二

冯 天 瑜

人类作为生物进化的高级产物,是亿万生物中惟一具有理性的物种,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日益强大,因而被尊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天地之心”(《礼记·礼运》),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剧中的哈姆雷特更将人颂扬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又被视作天使与魔鬼的集合,就天使一面而言,人无愧于上列崇高的赞誉。

然而,人无论怎样聪慧、豪强,也不能超越自然,无法突破自然界的限定,这正像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一样。人受制于自然,因为人是自然之子,一刻也脱离不了自然界的哺育。首先,如同一切动物,人是自然资源的消费者,需要空气、阳光、水、有机食物、生存空间。其次,人虽然有别于一般动物,不仅直接利用自然物,还可创造被称之为“第二自然”的生产产品,这导致了“人无所不能”的幻觉。但生产产品从来不是单凭人的心智可以获得的,而是人的心智通过实践与自然物相互作用的产物,生产离不开自然界提供的材料和能源。总之,人类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全都取之于自然界,主要取之于人类惟一的家园地球。虽然人类向自然索取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拓展,但自然界(首先是地球)提供资源、承受索取的能力是有限度的,资源枯竭以及自然铁

腕回敬人类,便是地球对人类超负荷掠夺的答复。这就对人类的发展,其中尤其是人口的发展构成毋庸置疑的限制性。然而,人类的理性对此虽有所认识,古今哲人发表过不少富于启示性的言论,但在实践上并未找到解决的办法。虽然人口过剩的危象已在展示,也不断有智者提出警告,但人口的膨胀、人与环境关系的紧张都在日益加剧。时至今日,全球人口已逾 65 亿大关,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耗费量、对地球生态平衡的破坏程度,都愈益逼近地球所能承受的边界线,太阳系中惟一可供高级生命生存的行星已经是“人满为患”了。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问题尤显尖锐: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如耕地、森林、淡水、矿物资源等等)占有率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值,人口压力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大制约因素。中国政府二十多年来推行节制生育政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因为中国人口其数庞大,人口形势仍十分严峻。每一个关心国家前途、人类命运的人,每议及此,无不唏嘘慨叹。值此之际,一部颇具冲击力的著作——《人口革命论》应运而生。

早在 1993 年,周广庆君将所撰《人口革命论》初稿(约十万字)示我。阅览一过,我即为广庆那种“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社会责任心所感动,也被书稿锐利的问题意识所激发。鉴于书稿尚处草创阶段,遂建议广庆继续作深入研究。时间过去将近十年,广庆完成历史学硕士学业后,又在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其间历经种种艰困,但他始终孜孜不倦地继续着人口问题的探索,终于完成这部 30 万言的论著。

“人口革命”是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1874—1956)1934 年提出的,意指人口再生产转型,即人口发展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类型(高、高、低)转变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类型(高、低、高),再转变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类型(低、低、

低)。他把第一次转型称之为第一次人口革命,第二次转型称之为第二次人口革命。而广庆君的“人口革命论”则在兰德里氏的基础上向前推进,指世界人口由“低、低、低”的第三类型转向“低、低、零”的第四类型,进而转向“低、低、负”的第五类型,直到地球上的人口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达到和谐平衡。广庆君从历史学、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诸侧面阐释其“人口革命论”,颇多创获。如论及中国传统的分家制度造成自耕农经济发展停滞而人口正增长,形成以发展人口为中心的人口本位主义,导致人口本位主义,导致人口周期性过剩,进而引起土地兼并和社会动乱,从社会史和人口学角度对中国历史问题作出别开生面的诠释。又如论及用人道主义方式实现人口负增长的两项内容:一胎制和老人公社制,也富于新意,特别是关于老人公社的构想,可以变人口压力为发展动力,展示人口革命的现实可行性。《人口革命论》的行文特色是古今贯通,中西比较,使其人口理论获得历史的说明和全球性背景,从而赢得时空纵横深度。当然,因所论涉及多种学科,跨度广大,时显驾驭艰难,难免不周到、欠精确之处,但作为一种创新论著,锋锐逼人,新意迭出,切中时弊,故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1994年7、8月,我等一行三人曾访问澳大利亚,东道主多次驱车送我们往返于布里斯班—堪培拉—悉尼之间的高速公路,沿途天空碧澄,草原无际,牛羊点缀其间,而人迹罕见,往往车行一小时,方闪现一座掩映于绿树花卉丛中的房屋,抽水的风车悠然转动,与白云蓝天相映成趣。同行者都感慨,这真是一种理想的天人比例。澳大利亚768万平方公里国土(约为中国面积的8%),却只有1700万人口(约为中国人口的1.3%)。该国与加拿大同为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最高的国度,活生生展现了人口革命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近几日阅读广庆君文稿之际,脑海中鲜明如昨地呈现

出澳洲广袤而富庶的原野,那记忆中的影像证明着《人口革命论》的设计并非妄思狂想,地球上现在便有这样的处所。让我们共同用理性的、人道的方式,通过若干世代的努力,逐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实现这种境界。那将是人类之福。

2002年4月1日

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前 言

一场革命，一场静悄悄的、没有刀光剑影、没有隆隆炮声，只是减少了婴儿坠地呱呱哭声的人口革命，正在全世界以各种形式展开。

欧、美有些国家出现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趋势；中国、印度、新加坡、韩国等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措施；核武器的产生；电脑的广泛运用和自动化时代的到来；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保护生态环境的呼声；绿党的兴起；地球首脑会议和世界人口会议的召开……所有这些都昭示着人口革命时代的来临。

特别是在中国，有 1/2 的人口开始走上了只生一胎，只要一个孩子的道路。他们是这场革命的实践者、完成者、胜利者。

因此，人口革命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现实问题，是在局部已经实现了的现实问题。这个“局部的现实”由于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正在逐渐扩大、拓展，并最终使整个人类走上了人口革命的道路。

凡是受到良好教育，对人类未来命运关心的人，都对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能源枯竭、粮食不足、战争威胁等全球性问题深切忧虑，希望人类能够避免诺查丹玛斯预言的那种悲惨的

命运,^① 希望人类能够找到一条彻底摆脱贫穷、拥挤、污染、战争的道路,希望还有一个清新的地球,得一个宁静的世界,建设一个人人健康、富足、幸福的人间天堂。

有人认为,惟有爱和新宗教来实现人类内心深处的革命,人类才能避免悲剧。^②

然而,爱和宗教几千年来一直是圣哲们弹唱的老曲调。孔子、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哪一个不宣扬爱,不鼓吹善呢? 哪一个不企图用爱和善来教化人民呢? 但是这个世界直到今天还是缺乏善和爱的世界,人民直到今天还没有被教化成他们希望的那种善良程度。

爱和宗教解决不了吃饭、穿衣的问题;爱和宗教解决不了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的问题;爱和宗教阻止不了撒哈拉大沙漠的南进和南极上空臭氧空洞的扩大;爱和宗教逆转不了千千万万个物种的灭绝和人口的迅速膨胀。

有人认为神奇的科学技术最终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他们振振有词地举出了许多理由:嫦娥奔月的幻想不是实现了吗? 霍乱不是消失了吗? 机器人不是造出来了吗? 食物不也是呈现几何级增长了吗? 核能不是变成电流了吗?

于是,他们按照这种逻辑推导出了许多结论:将来人造食物一定丰富而廉价,地球养活 150 亿人口绰绰有余;一定能制造出商业

① 诺查丹玛斯,16 世纪法国大预言家,著《诸世纪》十二卷,每卷一百首四行诗。

② 已故的英国学者汤因比博士认为:“惟有爱与怜悯,惟有净化与升华才能维持文明的命脉于不坠。”“人类要觅出这个正面的目标,惟一的方法就是爱。”“人类只有两种极端相反的选择,不是造成全体毁灭的巨祸,就是学会在‘天下一家’的情形下和平共处。”汤因比的这种思想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新宗教思想是一致的,都把人的内在精神或思想革命看成人类惟一的自救良方。见汤因比著,陈晓林译:《历史研究》上册,台湾桂冠图书公司 1990 年版,第 8、73、75 页。

上可用的核聚变装置,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月亮、火星等星球上的矿石都能为人类服务,矿石问题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等等。

更有人展开了想象的翅膀,说人类可以向海底、太空殖民,可以向月亮、金星、火星殖民,甚至可以向银河系和整个宇宙殖民。当地球太老了,变得不可居住时,人类就可以迁居到其他星球上居住。

有人甚至预言,20世纪90年代,约束核聚变能量的托卡马克装置就能在实践中运用。2176年,地球150亿人口,生产总值是300万亿美元,人均2万美元,那时可以建立一个太阳系社会。^①

真理向前跨进一步就成为谬误。这些打着科学旗号进行“科学”论证的人,不知道向前跨进了多少步!

幻想可能变成现实,但幻想从来就没有一定变为现实。人类迈向未来的脚步必须踏在坚实可靠的土地上,一步一个脚印,绝不能抱着侥幸心理,把宝押在某些技术的重大突破上,只能在现实中寻找一条最安全可靠、最简单易行的道路。

尽管人类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不要忘记所有这些进步都是人体之外的物质技术进步。人还是那么矮小,还是两条腿走路,还是血肉之躯而非钢筋铁骨,还是寿超不过百年,命逃不过死亡,幻想征服整个宇宙,那只能是一厢情愿,只能是唐·吉珂德式的浪漫与荒唐。

《西游记》描绘说,孙悟空纵有一筋斗十万八千里的功夫,但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如果把博大的宇宙比作如来佛,把地球比作如来佛的手掌心,那么人类最多只是个毛猴子。

① [美] 赫尔曼·卡恩和威廉·马特尔著:《今后二百年——美国和世界的一幅远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9页。该书还认为:“目前的衰退一旦过去,今后一二十年内的一个紧迫问题将是发达国家劳动力的大量不足。”见第46页。该书充满着这种无端的乐观预言,而事实证明这些观点是与现实不符的。

科学是柄双刃剑，既能给人类带来福音，也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现在人类的科学技术已经进步到足以毁灭地球上所有生灵包括人类自己的程度。如果我们只看到科学技术有利的一面而完全忽视其不利的一面，无限制地运用科学技术向大自然呼唤神力，我们就有可能像传说中的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如果真是那样，发展科学技术就成为人类走向万古悲剧的好听说法。

科学技术过去只是，现在只是，将来也只是给我们人类解决一切问题提供了可能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我们没有理由把人类的命运和幸福，把人类的一切希望都寄托于科学技术，寄托于最后的技术解决。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正如“万能的上帝”是中世纪人们从头脑中幻化出的“救世主”一样，当代的技术决定论者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困难，把技术推尊为新时代拯救人类的“万能的上帝”而顶礼膜拜，同样是一种虚幻，是反科学的新迷信。它披着“科学”的外衣，但与人类的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

有人说，我们需要一个“最高设计”，有了这个“最高设计”，我们就能实现“有机增长”。^①

有人说，只要经济发展上去了，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②

① [美] 梅萨罗维克和 [德] 佩斯特尔著，梅艳译：《人类处于转折点上》，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一章《开场白：从无差异增长到有机增长》。

② 这种观点片面地认为人类一切痛苦和不幸在于贫穷，而贫穷的原因又是经济的不发达，即生产力的不发达。然而，即使在原始社会，生活在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区域的原始部落，他们是十分富有的。见 [美] 玛格丽特·米德著，宋践等译：《三个原始部落的气质与性格》，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75—178 页。

有人说，教育最为关键，教育发展好了，人就是财富，人多会由坏事变成好事。^①

凡此形形色色、纷纭繁呈的学说，它们的共同缺点是：囿于传统的习惯和旧的思维方式，没有认识到人口革命的伟大作用和意义，没有认识到人口革命是人类走出困境，通向自由和解放、健康和富足、和平和幸福的道路之一。

我们这个世界需要爱，需要用新思想进行教化，我们这个世界需要发展经济，需要发展教育和科学，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我们这个世界还需要人口革命。人口革命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应灵药，但人口革命可以使一切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使以前不能解决的问题变得可以解决，甚至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革命是顺天应人的伟业，革命是除旧布新的壮举。

历史上，有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废除奴隶制革命、俄罗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政治革命；有由杂交婚姻到班辈婚姻，到族外婚姻，到对偶婚姻，到一夫一妻婚姻的婚姻革命；有由手推磨到蒸汽机，到电动机，到电子计算机的一、二、三次科技革命；有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有文艺复兴的思想革命……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②。不革命无以越野蛮而进文明，不革命不能去腐败而存良新。政治、经济、思想、习俗、婚姻、科技、文化等一切都需要革命，都可以革命。同样人口也需要革命，也可以革命。

① 从局部地区而言，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从全人类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而言，是错误的。因为人口越多，对自然界的压力越大，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越严重。

② 邹容：《革命军·绪论》。

“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① 马克思的这句至理名言道出了人口革命的动力。

历史上，地广人稀，人类社会需要人口数量增长，需要借助人口数量增长导致的人口压力推动历史前进，这就有了一个人口由少到多的正增长阶段。这个历史阶段，从人类诞生以来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类由最初的一小群发展到今天的近 65 亿之众。没有人口压力的推动作用就没有今天繁庶的人口，丰富的物质财富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因此，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人口数量的增长，从整体上看，对人类历史发展起过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由于电脑的广泛运用和自动化时代的来到，又由于人口爆炸、核武器产生、生态退化、环境污染、能源枯竭化等，人类人口开始绝对过剩。人口数量增长，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和人口质量的提高，特别是阻碍自动化生产技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全面推广和运用，已丧失以往的积极意义而走向反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要求减少人口，因此，减少人口数量才是顺应历史潮流，人类才能走出困境，继续前进。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② 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早在两千年以前已经表达出了一种类似我们今天的思想：服从规律，服从科学（“道”）是至上的美德（“孔德”）。今天，我们服从人口革命的历史规律，是至上的美德，而违背人口革命的历史规律，则同我们整个人类谋求生存、发展、和谐、幸福的大道德是不相容的，因此，我们要做自觉的人口革命者而不是被动的人口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9 页。

② 老子：《道德经》第 21 章。

命者。

100 万年以前，世界人口不足 2 万，人类没有灭亡；10 万年前，人口才 320 万，人类没有灭亡；大约 1 万年以前，人口才 1000 万左右，人类也没有灭亡。上古时代，人类茹毛饮血，穴居野处，尚且不会灭亡，现在世界人口已经超过 65 亿，即使通过人口革命将来世界人口减少了，人类也不会灭亡。1994 年，意大利人口比 1993 年减少了 5265 人，^① 意大利人生活照样。历史上，中国人口也有过负增长，华夏命脉没有衰亡。

真正值得惊怕的是：臭氧层正在变薄，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正在扩大；温室效应，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气候反常；热带雨林正在消失，每天有 150 种以上的动植物在灭绝；江湖在污染，陆海在污染，空气在污染，每年有 1000 多万人因污染患病死亡；黑非洲每年有 450 万儿童因饥饿而死亡；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使我们每人头顶上悬挂着相当于 20 吨炸弹的 TNT 当量；1 公斤的钚 239 所含有的辐射毒性能把地球上所有人都杀死。这才是真正可怕而必须警觉的危机，这才是我们必须赶紧找出对策的问题。

今天，人类面临的最大敌人不是洪水猛兽，不是“天外来客”，而是人类自己。人类不能像以往那样用消灭敌人的方式来消灭自己，那么人类就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即自我改造。通过自我改造，消灭自我中异化为恶劣的那部分品质，保留自我中优良的品质，再造一个全新的自我。

竞争、斗争、战争，归根到底是个“争”字，争什么，争生存资料。人多物少，争得厉害，人少物多，没必要争。我们可以

① 《中国人口报》1994 年 10 月 21 日《意大利人口出现特异现象》。